胡氏世譜卷之十四

裔孫忠勳敬輯

文昭公行實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曾孫滌記）

侍講當名對例須就閤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閤門奏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固辭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曾孫

滌記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曾孫滌記

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日講易每講罷即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為畜止也臣止君也已而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劄子呈於藝祖之事

初為直講有旨專掌學政先生遂推誠教育而多士樂從復甄別人物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習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各以類處相與講習又不時召之使論所學以晰其理或自出一義及一切時務使人人羅難與之折衷故人學日進品益高今朝之名臣多出於先生之門也 李廌記

判國子監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焉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在太學昔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伊川作驚異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

番禺有大商遣其子就學子儇宕費千金病甚將斃于逆旅其父至京憫之携謁胡先生先生曰是宜先警其

心而後教之以道者也乃取黃帝素問授之曰汝讀是可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其子讀未竟即惴〻然有伐性命之懼甚痛悔冀自新先生知其已悟名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耻聖賢之書次第讀之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成名聖賢不能無過而貴改過毋懷昔悔第勤勉學業其人潛心經義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鷹記

皇祐末召為國子監直講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政其初人未之信及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置執事又使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〻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衆方大服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肯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於外

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所通有器識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優則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〻取高第及為政多遠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在湖置治事齋欲明治道者習之如治兵治民水利等

數之類先生嘗言劉夔善水利後為政果興水利有功

程氏遺書

在湖學時福堂劉彝往送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獨寧二年召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夔曰胡瑗臣師也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當實肉(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千餘人故今

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及於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嘆美之不足者也　李廌書

山陽徐積曰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少偏先生忽厲聲曰頭容直因思不斜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溪羕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呂原明記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凡兒婦非節朔不許歸寧且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及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曾孫滌記

朱文公曰安定先生開治事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所謂頭容直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源其規模雖疎然却廣大着寔或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這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

朱文公曰胡公之學蓋得于古人之所謂洒埽應對進退者尤為切當警發深矣

伊川程先生曰凡從安定先生游者其仁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由其養之有素也

伊川程先生曰安定之門人逞〻知誓古愛民矣則其於從政乎何有

文昭公著述 十五種

資聖集一十五卷　皇祐新圖記一册

皇祐崇謙新書一册　易經口義一十三卷

詩經口義八卷　書經口義八卷

春秋口義一十二卷　禮記口義一十二卷

大學解一卷　中庸解二卷

論語解十卷　孟子解七卷

言行録上下卷　學政條約一册

武學規矩一册

先生始教蘇湖而物軌彰繼典國學而人文盛終補衮闕而帝德昌是先生之教徹上徹下不疾而速要皆以身先之而不在於言詞間也然先生往矣人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典籍如見先生焉惜乎求先生之典籍而未盡見賢士大夫若何侯顯者曾移檄旁搜而卒莫能有獲也噫使學後之學者得覩先生之典籍景仰儀刑而陶淑性情不依然親炙也耶 文嘉記

文昭公謝賜致仕表

太子中允承直郎臣胡瑗誠懽誠忭誓首頓首近者欽

蒙聖恩賜臣考妣龍章赫奕光賁泉壤許臣致仕臣聞仕宦而逢聖主賜老而歸故鄉此人臣之至榮而至願者也臣草茅賤質屢比科場寸祿無沾一丘甘守邉遇重臣之荐奉逢聖主之知定雅樂于太常陞校書於崇政出典湖學繼擢中允長子志康謬登制舉擢任秘書臣之一門三世俱被恩榮今又憐臣老病令致仕就養以盡餘齒所謂育豐肌于朽骨產春花于枯梯沐浴洪恩何其幸甚欽惟○○○○體乾坤覆載之恩並日月照臨之德迭三皇之致治登萬國之太平臣忠愧三勤功無寸補心懷葵藿誠傾向日之忱志效華封永祝無疆之壽犬馬之戀實在於斯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拜表稱謝以聞

醻侍講胡翼之先生見寄　司馬光

后王命天官考績弊羣吏屬曹省閥閱專職米塩事賤生偶承乏竊祿聊自庇才力固不逮慘〻日憂惴賴依僚友賢剸裂沛餘地自知雖寄名不足繫軒輊先生喜誘掖貽詩極褒賁誰云歲杪寒面熱汗沾漬非不悅於道駑鈍力難致常恐負吹噓終為重言累

寄贈翼之胡先生 并引　王安石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書焉耳胡翼之

先生與予竝時非若孔孟之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不待見于書而後知其人也嘆之不足故作詩以寄之

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宗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教授東南州飽足藜藿安蒿萊獨鳴道德覺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墻奮如百蟄乘雲雷惡人沮伏善者起昔時蹻跖今騫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何如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支頹傾頹披旒發纊廣耳目炤徹岩谷多遺材先取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榱羣臣南向帝深拱戴仰堂陛力崔巍

御祭文昭公文　宋神宗

學宗孔孟教行蘓湖有體有用斯文範模

文昭公墓誌銘　蔡襄

胡氏世居長安詢為唐兵部尚書其孫韞因亂畱蜀為西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為　衛尉卿於君為曾祖生泰州司寇參軍諱修已卒塟如皐司寇生寧海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顓意經學兼通曆律之法力貧以抚兄弟之孤愛意良厚

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書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昊寇邊陝西帥臣辟丹州軍事推官後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亾於遠者九喪歸塟服除遷保寧節度推官治湖州學召為教授諸王宮病辭遂免以太子中舍致仕改殿中丞驛召會秘閣議樂除大理寺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寺博士還觀政從其子志康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季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越明年十月五日卜塟于湖州烏程縣何山之原母隋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人志康舉進士志寧永州知州志正力學携衣冠歸塟如皐太中允墓右遂守墓田於舊居女壻大理寺〻丞滕希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尚幼孫守約君孤進特立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用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祖皇帝常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今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之君初得對崇政殿辨李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幾報罷及會秘閣議按周以正鐘律用上黨黍列為九等祭其中者為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於是徹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

宸鐘磬在庭天子曰學者通典故而不知穀音之工能習其穀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難能也先有謙鑄鐘當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者不堪備宮懸諸儒侍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之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蓋積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謙樂皆貴官老儒相詆訾者豈特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為蘋湖二州教授嚴約條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數千日月刮磨為文章傳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宴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口義侍通英殿講不以諱忌為避既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也比去京諸生詣闕下乞留者累日公鄉祖餞送之東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于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陣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簡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酋首亭長厮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彼邊利害以資帥府、故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觀君之所為不以異已又翕然稱之君多才而

行篤卒艱勤以沒所著資聖集十五卷藏於家嗟乎士之有志于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於用推之于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切於誨人其施博矣晚廼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為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為銘銘曰

天佑斯文誕生哲人遠紹絕學遹覺群倫秉禮飭躬典樂維風一代名賢千載文宗何山之陽厥靈斯藏於維後學具瞻餘光

大宋嘉祐五年歲次庚子冬十月五日書

文昭公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皐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春三月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

生始來居太學之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耽旁官舍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取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知名當時者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之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既而以太子洗馬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渡以為大理寺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克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存問又以太常寺博士致仕及東歸之日太學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甫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于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墓之原

安定胡先生傳

程頤

先生姓胡氏諱瑗字翼之門人稱為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徙居陵州祖司寇叅軍修已卒葬如皐廬陵墓因家焉父訥為寧海節度在任生先生故今為海陵人也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与其父言曰後當為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便面見平安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先生凡應試者七不合時而司文者不録益堅所志不以此介意也范文正公常與游甚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特薦書於朝廷於是景祐初以布衣見天子

議樂詳明動合古禮論　撥去浮文悉敦本寔上悅拜官校書郎已而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先生在湖州倡明道學一新故習物議其迂久之諸士子知為學之本樂從之申飭科條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筭數之事適其用也弟子敬業樂群常數百往來名為諸王宮教授以疾辭慶曆四年春詔州縣立學建太學于京師取先生之法為太學法式至皇祐五年冬召至京師為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四方之士忻慕先生之教不憚遠而至者千數庠

無容舍半僦民居則先生之教天下聞之矣先生之名天下重之矣往年先生在東南時頤尚垂髫今先生居太學幸游上庠得拜先生於京師先生不以頤為不肖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天下古今之事談經辨史之疑聽其論議叩其學術未始不出於誠如此是故德望愈重功業愈隆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有聞風而興起者乎遷大理寺〻丞為太子中允克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晋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以疾辭天子遣中使引醫來數為存問越明年石介先是忤權臣怨而報之錮子孫貶孫復先生在病㠯聞不能朝一日

二上章求去天子不强留詔驛馳還於是在廷諸賢士大夫與太學之諸生以師禮送出郊各餞于祖道如有所失不忍舍噫先生始於蘓湖則教行於東南而東南之士化之既而王宮則教行於帝胄而帝胄之齒悅之極於太學則教行於天下而天下之士服之凡從先生之教在廷之顯仕與在外之教民其餘政事文學咸出其門者數千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先生〻三子長志康舉進士次志寧知永州又其次志正篤學孝友奉衣冠還鄉以塟焉先生隨長子志康杭州觀察推官以就養卒謚文昭塟于烏程之何山莆陽蔡君謨廬為墓誌

陵歐陽永叔為墓表則先生之德不特入于學士之深抑為景慕之私也已

文昭公本傳　　李燾

公諱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以經術教授蘓湖吳中弟子皆被親炙之化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厘六毫四絲圍十分三厘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絫尺小黍實龠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為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尋改教授湖州先生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嚴師弟子之禮見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母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詔取其法為著令名為諸王宮教授以疾辭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間更置太常鐘磬驛召至京師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寺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〻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〻丞賜緋衣銀魚袋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居四五隨材高下咸自修飭衣冠容止皆出自然往〻相類

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先生之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致仕老歸于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人以為榮既卒謚文昭詔賻其家

文昭公家譜贊

粤若維胡系出帝虞本支日遠生聚日踈睠茲安定源流肇初泰之海陵間氣所符篤生我公為世大儒涵養踐履求聖賢俱治已治人教授蘓湖嚴立條約刮剥諸徒雖履盛暑公服劬〻患彼隋唐利祿苟趨悉遺經業浮華弗孥惟容啟廸掃歸正途解經懇〻理勝菑畬經義治事肅然齋廬敦尚行實四方範模門人之盛秩〻千餘稽古愛人接武泗洙伊川景仰冨哉言乎中興祖道有賢曰樞浮居苕溪弗倦秉桴厥孫所寓姚江之隅游學宗室從而詩書居烏姻贅生齒日腴沒葬龍泉嶼峯

故墟歲月云邁雲初乃舒嘗謁烏程荐於菖葅道路孔艱或尼舟車宗族雲輯僉議愉〻買田建塾梅川一區立祠設像籩豆有魚延師取友日月居諸時雨之化澤及鄉閭來遊來歌殽于道途衿珮濟〻夏屋渠〻有山可樵有田可鋤既廩日給才雋日儲教有芳殽聞天覩

顓承顧問綸音誕敷奕〻垂寵聿光厥居吳越兩地烝嘗弗渝匪我宅胡曷獲都俞於昭先公生氣炳如故家文獻皎若連珠褒詞讜論夙韞瓊琚獲此良覿佩服嘉謨顧刊堅珉惟懷永圖庸識末管媿老而迂

題安定世譜詩

我祖相貽德泽長簪纓弈世喜重光試看喬木青雲裡肯棄縹緗道路旁禮樂百年應受益詩書一脈自生香展開圖賛歡吟罷喜得雲初道克昌

元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良月望裔孫前將仕佐郎京口郡文學讚書

胡氏世譜卷之十五

裔孫忠勳敬輯

行狀

誥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安素府君行狀

先考諱祥字鈞祥一字天麟姓胡氏安素其別號也世為會稽人祖諱章元授將仕佐郎紹興路儒學教授有賢行考諱中明經博學遭時孔棘不樂仕進妣姜氏先君為人莊重慎密讀書勵行動循軌轍平居以孝弟忠信為根柢治家井〻內外尊卑之辨秩如也四時祭祀洞〻屬〻凡牲醴殺修之具務致其豐潔曰吾祖考在

此而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尤篤于教子孫延致名師主于家塾禮意懇至君子多之賓客往來無虛日若詩人墨客星翁藥叟遇之咸得其歡心款留或彌歲月未嘗有倦容賑卹窮匱至解衣推食無所靳宗族有不能嫁娶及歿而弗克營塟者皆力維持之聘幣粧奩衣衾棺槨之費雖多次累之弗厭也里有無賴子白晝襲取其財以去先君廉知之終不語人人故稱為長者先妣同郡山陰王氏名家子婦範母儀中外取則焉先君二十四季卒有子五人義禮智信敬女三端適朱愷早寡靖適朱華先卒竣適趙鈍孫男十一人諒謙詵詠譽訥詮謚諧諲詧孫女六人玹玉璘壻馬璿李經劉連也瑀璇玘在家曾孫男一人福曾孫女二人壻　嫩智以邑庠生登永樂辛丑進士第宣德丙午拜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授文林郎先君爰得推恩受封焉先妣贈孺人壬子秋朝廷選藩臬之任詔六部都察院各舉其所知時智為御史未六載朝廷遽以名聞遂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寔先君餘慶所及智何德以承之奈何智蒞官甫數月先君竟以微疾終于正寢嗚呼痛哉吾先君生於元至正壬辰五月十七日卒明宣德癸酉七月初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先君平日積善成德垂裕後人而壽登

期頤躬荷聖朝褒封之典則天之報于先君者固為無憾而智等不孝勿克終奉養之道籲天躍地奚復奚為哉智聞訃扶服歸自閩臺將與兄弟奉柩合塟于山陰縣迎恩鄉外山先姒兆次大懼先德湮沒弗白于世遂忍死狀其凡行之梗概乞誌表于當代立言君子冀有所采擇庶有以蓋無窮之悲云

孤哀子智泣血謹狀

安素公配王孺人行狀

曾祖諱茂祖諱榮父諱仁母陳氏孺人諱貞字懿正姓王氏山陰人王于越為著族父祖而上潛德弗耀肰素豐於貲稱邑人之富者王氏蓋甲乙焉孺人生而秀穎容心閑習凡裁紉刺綉之事不學而能父母由甚鍾愛難恒難其配年十八歸同郡胡鈞祥元紹興路教授坦然翁諱章之孫也胡號詩禮之族有家法內外之別甚嚴孺人既歸胡君能執婦道敬尊惠下人人得其歡心其主中饋雖塩醢修脯之細縱有代之者孺人必親監視之無纖芥之遺胡君雅愛賓客往來多文物之士孺

人供具必致豐潔容或不嗜孺人輒不自安曰得不可
口乎容或有先起者又曰得無逆客之意乎其為人虛
已狥物類如此四時享祀孺人相之必誠必敬克和宗
姻雖疎有隆殺遇之咸得其當以故稔孺人之賢無內
外無間言生七子五男二女曰義禮智信敬智為會稽
學上舍生女曰端適朱愷曰靖許朱華未行胡君篤于
教子延致賢師友待之盡禮不惜其所費其彌綸周至
克從夫子之志者孺人贊之惟多年五十於大明永樂
庚寅十一月二十六日無疾病暴終其既獲交胡君父子
而於孺人之柔德懿行頗嘗聞之葵日有期當乞銘于
當代立言君子胡君遣智綄服過門屬其撰其梗槩為
行狀以備采擇焉不獲辭姑撰次如右

雒陽鎏績謹狀

節庵府君行狀

府君諱禮字宗立以節庵自號人稱為節庵先生姓胡氏世為會稽人曾祖諱章紹興路儒學教授祖諱中考諱祥封御史妣王氏贈孺人府君兄弟五人府君其仲也生質警敏有才幹甫童即服勞於父兄常有懷果負米之孝洪武丙子詔選民間子弟讀習大誥赴京面誦府君年十八亦預焉獨能朗背出衆獲賜寶鈔十五錠比長代領家政夙夜勤劬生業藉以益拓家庭內外慭肅如家法而雍雍之風藹然出應里役及選為萬石長惟清惟慎能里中征賦均平事每先期而集先後郡守

鄒希與陳咨胡敏縣令周寅王宗陳翺俱賢而知人時遇府君以殊禮政或有疑率以咨焉如是者凡三十餘年鄉人爭訟不之官府而之府君求折片言即帖服性樂施人以急告賙之唯恐後已乏勿計也有貸而不能償者即焚其券雅好客至款接終日極懽乃已先王孺人早世兄疾諸弟幼弱府君竭力營喪葬從一堪輿師求善地為宅兆因得精其術所治外山之塋果佳城也逮御史公壽終偕諸弟襄大事戚易尤至既合塟王孺人兆于外山尋有禾數十藂不播而生環繞塋域天適遇旱他植多莘是禾獨秀而寔穫可釜許因薦諸墓祠鄉人嘆異咸謂府君兄弟孝感所致與善地之澂自是郡中士大夫家卜者多耴決于府君晚厭故居之溷于闤闠也卜築鏡湖里梅峯之下地擅幽勝署曰梅峰別墅遂挈其一房徃居焉而歲時祀先與一切家儀悉視故而行無少廢尼僧巫祝未嘗一容至門僕耕婢織以給朝夕寒暑之需暇則手一編目玩及課子侄誦詩讀書而足跡亦罕及城府後叔弟愚庵以廣西左布政使休老家居而季弟肅庵處士方耆年無恙府君敦友于義日聚一堂情怡怡也愚庵築一曲軒於城西別墅不數里每風日和美時則扁舟共載以徜徉山水間而群

子姓隨出入起居則列侍左右以供後人稱有柳河東陳太丘之風焉間与鄉之耆夙效昔人睢洛之會而府君衣冠整潔步履矍鑠言動雅飭尤褒然其中郡行鄉飲迎為正賓近今年幾上壽朝賜冠帶府君與焉有司雅重府君德克將之存問優數配王氏諱妙璚繼蕭氏諱元貞又繼吳氏諱少貞皆同郡名家子各有淑行俱先卒子男四譽訥諲蕭出也女曰如玹如璘王出也壻曰馬璿劉璉譽訥皆先卒詧如璹吳出也壻曰秦澣孫男六懋應思慈惠愛府君雖年高未有少有疢疾一日忽微恙即呼家衆語後事悠然而逝寔成化戊子六月二十有七日也距其生洪武己未十一月一日享年九十歲府君嘗營壽藏於外山先塋之次而凡棺衾之具係俱　治至是諸孤遵治命殮殯如禮而卜以是年九月初四日葬焉時謚承乏山西按察司僉事得訃即率妻子變服為位而哭制勿得趍歸展送終之禮徒南望號擗而已痛惟府君平日訓育于謚恩寔深至自謚游膠庠日勉以篤學勵行期底成立比入仕則諭以忠慎效職拜示為政條目手書俱存顧謚罪劇不即自殞歲壬午既禍先考明年遄及愚庵公相繼棄背所賴府君長我宗門以顧復我後人而今復已矣於乎胡天降之酷

一至此而謚尚何以苟全然府君德善歷〻可紀者不亟為畱諸不朽則罪亦奚逭用啣哀輟泣述其梗概如右使丐大方鴻筆采擇而付之銘以發幽光以盖謚等無窮之悲云

侄謚謹述

節庵公配蕭孺人行狀

孺人諱元貞姓蕭氏其先越之上虞人元季徙居會乩遂為邑令族曾祖某元太醫院〻判祖守中父泰和皆隱德弗耀母馮氏孺人生而秀穎性柔惠自幼習女工勤而精緻及歸吾節庵處士克遵婦道時先大父安素公封監察御史公治家嚴而有法大母王既先卒世母金以冢婦領家政孺人承奉惟謹事金如事姑家務無巨細弗関白不敢行在諸妯娌間和而無忤待婢幼恩而有禮以故一家咸冡之其主中饋也雖塩醯醢脯之細必躬執之四時享祀相之必誠必敬享賓客必豊潔

處士為萬石長且綜持門户事無虛日然而無内顧之慮惟孺人之力是賴處士先娶王氏遺二女尚稚孺人撫教之無間已出比長為擇壻而嫁一適同邑馬璿一適山陰劉璉皆名家子也其奩具有未備者悉以己物資之無少靳宗姻咸稱其賢正統丁巳歲馬氏病疫壻且死一家惶〻無所依孺人為謀諸處士遂挈其家來就已居焉時諸外孫疫氣尚未殺孱孺人鞠哺過勞因得疾垂兩閱月遂不起是年五月廿六日也嗚呼痛哉距其生為洪武癸酉四月十一日年僅四十五卒之後月七日塟于山陰外山先壠之原有子四人長譽次訥三諲四謐皆幼冲不克圖不朽事今既長而有知痛念孺人潛德之久而弗白也將乞銘於當代立言君子以昭示永遠爰相與追記其凡行之梗概而屬諲謹書之如右諲因竊憶髫髽時嘗趨而出户適與持火者遇火焚予衣而持火者竟駭去而孺人聞於別墅亟赴拯之得免害仰惟孺人平日鞠育之恩固難縷數而此尤恩之大者故併書之庶幾立言君子有采擇焉倘矜而畀之銘不勝幸甚

姪諲謹述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
布政使愚庵府君行述

曾祖諱章元授教授祖諱中考諱祥封文林郎行在湖
廣道監察御史妣王氏贈孺人公諱智字宗愚姓胡氏
號蒙泉先生又號愚庵世為越之會稽人公生頎凝重
童稚已屹如老成人性敏而嗜學讀書窮理旦暮弗輟
聞善勇于必從弱冠游邑庠即潁脫初治尚書將舉鄉
試乃更治易或難其底於成公篤志不為動旁及諸子
史百家而竟以易中選登永樂辛丑進士第以恩例家
居積學迄屏塲屋之習肆力為古文詞法律精密而思

致雅遠殊有作者風宣德丙午起拜行在湖廣道監察
御史立朝侃侃不為警持峭刻而風裁凜然人稱為得
御史體時都察院顧公佐嚴不可近然雅善公凡事繁
重密者公率以叅決兵馬指揮耿景遭途人酗酒訊杖
之至夜其人以病斃耿懼潛棄其尸於海子內明日巡
卒舉屍以溺死聞酗酒者家乃訟耿毆殺檄公鞫之惟
讞得實止坐耿棄屍罪勛臣某恃寵為奸公劾置于法
滿三載賜勑命陞授文林郎如其官封贈父母妻皆孺
人公初兩按藩松浙兩諸郡雖密邇鄉邦而政極清肅
督征捕後令下即集人不為擾繼按陝西奉璽書考察
部內文武諸司陞黜咸當貪墨望風解去賢能益勵勸
歲遣早公齋為文自責以禱兩輒應復旱禱如初又應
歲以大稔夏大雨雪公愀然曰是豈冤獄所召邪乃盡
閱所部內獄躬加詳辨多所平反其一以繼母不安其
室諫而失愛被誣不孝官府重為親告之令久係不什
讎及之曰是所名變者也因名其母與偕至諭以大義
而原之各悔服去變不為災時皆異之邊境缺儲及儲
饋驛遞之不敷者公悉處置有方至今賴焉還朝廷言
便宜數事皆見允納未幾以特命按湖廣密訪唐義等
十七人冤獄盡得其狀請什之十七人日率家人焚香

禮公為神明尋又奉璽書録内臣來保等九人并詰其姦贓自山東抵南京湖廣四川所至摘發靡遺未嘗株連平人泉稱明允時蜀府親王知公賢錫賚特厚公悉以禮辭第受經書數帙而已壬子秋天子急于求賢親製招隱歌以諷在廷大臣因交荐公等十七人以聞皆擢任藩臬蓋慎簡也公時得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授中順大夫蒞任數月茂著嘉績部郡守坐罪當罷致重賄求貸公厲色曰彼不自檢敢累我放梟之刺也亟按如法丁外艱服闋改廣西績益著會按察使缺員守帥安遠侯及都察院布按三司合章請公補之有當道者啣公嘗糾其過陰阻不報而一時柄臣亦屢議舉入掌大理貳秋官又被憸人之與議者以私隙阻之公竟若弗聞後阻者皆坐事廢民有殺人于貨事覺而逃匿官責其親隣捕逮至則誣連親隣先鞫者混加拷掠甚峻槩引伏公覆之什被誣者三人官兵承檄勦寇用戮良民以利摽掠公請誅之弗貸正統辛酉入朝奏請興革利弊十餘事悉從之比還奉璽書輯理邊政首按貪虐指揮千户楊英等十餘輩而所遴任咸慎不苟邊備為之肅然累偕守帥撫諭諸溪洞猺獞率望風歸附若握符致討者亦皆克捷嘗生獲酋魁號韋萬王者并

其黨甚衆上嘉其功賜楮三千緡文綺二表裏進階中議大夫又往定龍州交趾積年爭地夷人悅服後他蠻有爭者朝廷輒下公所定議遣使理諭之亦皆悔息南

奉義向武三衛所故在瘴地士卒自遠方來戍者百無一生公慨然建議改築要害之地自是土著亦無虞興安諸水陡歲調官兵守之因以為暴公按革之而俾居民時其啓閉往來皆以為便行部至柳嘗夜夢唐刺史欲有所告者翌旦謁其祠詢及羅池已久為橫民黃彥通所據公立召復之且將痛懲以法其人頓顙願葺祠以贖罪祠因一新郡為立碑記其事九載滿守帥率三

奏用兵弭寇化理得人歷疏公績請增秩復任以慰輿望章上遂陞公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晉中奉大夫命下日公已離治半道而還一方之人歡呼踴躍如赤子之得慈母公蓋以平易施政寬積逋罷冗征凡可以拯民困濟邊急者毅然行之於是公已幾七十恒欲以疾乞歸屬蠻寇屢作不敢請比告寧乃以景泰改元奉賀表入覲懇以疾辭詔以本官致仕進階通奉大夫加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公既歸杜門不妄出里人罕得覩其面縉紳逢掖過者終日與坐語不倦然率不就見亦不赴其招語人曰吾耳聵不聞世事足痺艱

於行免出入之勞昕幸目明能視書口健能飲食足以養餘齒也日惟課子姪洎諸孫之學諄諄不少懈嘗築別墅之陽扁曰一曲軒閒携三四耆舊觴咏其中蓋不復有人世也如是者越十有四年不幸以天順癸未七月八日卒距其生於洪武乙丑正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日冠服端坐如常時晡食就寢怡然而逝訃聞遠近之人無問貴賤疏戚相與咨嗟嘆息謂公幼學老休乞終天年夫復何憾公為人端謹敦行誼動循古聖賢軌轍居家以孝友稱而尊祖睦族尤惓惓焉先世累以儒業相承中世頗多故文獻浸不可徵公乃輯其遺亡斷自始祖省元府君而下若干世製為圖譜各疏其出處行寔若干卷作家範若干條皆持身處家之道俾族人率而行之建祠以奉先廟朝夕焚香致謁有事必告出入必恭有時物必薦歲必祀之必豐潔而自齋及祭必誠以敬若諱日必潔服蔬食以變常追老彌篤御史府君既沒公事二兄益恭遇二弟下逮諸甥幼恩誼交洽因名堂曰至和以寓意始公居母喪哀毀踰節飲食斷酒肉寢于喪次非為喪事未嘗出外户凡歛葬一遵朱子家禮不作佛事比喪父如喪母而哀毀加切或援司馬公之言謂公年踰五十宜少資以酒肉公

泣謝不變既塟御史府君于外山以合王孺人之兆尋有禾數十蘗不播而生環遶塋域天且早他植多瘁禾特秀而寔因用薦諸墓所鄉里嗟異咸以為孝感所致云涖官四十載孜〻在公家事一不以縈處僚友如兄弟御下如子姪斷獄無大小畢慎之若抵死者必求盡歐陽崇公之言然後致辟施恩于人及所荐引者未嘗欲其知人有過雖不斥而汲〻導飭之恐後待人率謙而和若故舊必嚴行輩之禮而于布衣之賢雖在治亦折節下之迨與家人言未始及公事燕居不見惰容嚴寒盛暑不爐不扇節以自奉愛物弗慕珍非其誼一介弗苟取予衣冠整潔而不事華靡至敝無少垢汙有自少至壯時所制服以至老者所御書册器物雖久若新遇秘書若名賢著述輒手自校録而字楷秩正盖類其為人雅好游樂所歷形勝必乘暇徧履之形諸賦味厓鐫辟鋟在〻有之公所著有周易四書時義若干卷愚庵詩文集若干卷經進奏章并政績若干卷藏于家公之配陳孺人同郡山陰右族有賢行累進夫人偕老尚無恙子男二長謙次詮舉制科授懷寧縣丞修政郎以所得禄養公女一壻曰李經孫男七幅郡庠生恩憲皆業公所傳經學選鄉試未升愷怡悊慶尚幼孫女二婧

遠童憧婉許嫁章材孫男一滇魯孫女二亦皆幼茲卜
兆於郡城西三十里許温泉鄉南山之原將以明年十
二月十七日奉柩以葬嗚呼宗門不造凶變荐臻小子
謚幼服公訓且侍學宦所有年雖甫幸有立頎以惡極
罪大既延禍先考以抱痛終天遘重及我伯父痛復奈
何嗚呼非天降之酷寔謚等不孝以致是極也號天躃
地無逮及尚奚容以自苟全痛惟公生平履歷行業有
関乎政治風俗者間亦載諸國史而下棺之石神道之
碑則宜有詳記輒不自知迷謏啣哀輟泣謹論述其梗
概如右伏丐道立言君子采擇而播諸不朽焉

從子謚謹述

徐州判官默齋先生行述

先生胡氏諱詮字廷言因自號默齋以志警越之會稽人也曾祖考諱中妣姜氏祖考封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諱祥妣王氏贈孺人出吾考贈山西按察司僉事諱敬先生方在襁褓穎秀異常兒大為愚庵府君伯母陳氏夫人所鍾愛遂鞠為子愚庵筮仕御史時先生甫髫髫言動屹然老成朝紳過而見之咸器重焉愚庵擢官廣西先生洎謐偕隨侍肄業塾師先生獨倍蓰諸生課程日授講誦數千言劬勩至忘寢食如是者至　稔學以大進精舉業外尤攻古文詞駸〻作者閫域書善行

楷題署綽有晉唐筆法允其取浔悉以指授于謚每承
愚庵私試先生信筆成章沛然有餘謚雖苦思恒窘不
足殆才氣學力之相去爾也寓廨前竹林駢產二箇當
中庭人因名為雙玉以擬吾兄弟善鳴者題咏成帙一
時父寮多折行輩禮以遇先生永新劉公克彥持御史
節江浦張公廷璽以進士奉使後先繼至皆嘗與先生
賡倡不絕先生為著綉衣旋朝賦贈劉公奉　行贈張
公二公遂許締文字交未幾擢江浦侭憲見先生方與
郡邑生儒角選鄉試訝曰吾昔畏友陸沉迨今始將疇
歸亟命有司舉應制科歲景泰癸酉秋也是秋謚倖有
鄉解越三年天順改元丁丑春先生授安慶之懷寧丞
謚進士第雙玉之兆庶有徵矣先生蒞懷寧也毅然以
補弊振墜為已任而於興學勸農尤惓惓焉始庠生久
乏科第謙者每咎廟學頹陋先生乃為闢隘為廣起庫
為崇易腐為新工材蒭給民不知擾而優贍師徒視舊
有加士氣勃然為興自後鄉舉連浔雋且有第進士以
躋顯官者迄今歸功先生焉有遠方會試士數十輩當
窮冬雨雪道其取途阻迫困莫能前先生治其欵餞且
為遣力資橐以送之皆及期至多中第若廣東林御史
孟仁南閩丘都給事弘皆在列每自道其事於人不置

郊陌以時循省弗避暑雨或缺種具躬自措給俾無寸
土遺蕪董徵二稅一視畝之腴瘠以為輸納遠近民稱
均便他若備荒則請立社倉優老給肉匹與夫葬余忠
宣公祠復范學士後舉旌孝子節婦凡於政治風教有
係者汲汲行之恐後前巡撫南畿都憲崔公德讓劉公
顯孜皆廉先生治狀加奬勞劉公方欲有所論薦先生
俄丁愚庵公憂去任繼丁陳夫人憂比服闋謁選舊治
及隣邑桐城奠先生之卒惠也耆民魏粲等數百人交
章乞增秩章上弗報而先生自以耳頗失聰頗改職清
簡得調除福建按察司知事張公廷璽以都憲巡撫其
地合刑部尚書林公季聰養疴家居洎諸藩臬長佐率
多知舊咸以聾耳不聾心見許屢委任以事果克副稱
歲舉察必署其考曰清慎勤能至秩滿署考亦如之人
有繪五雁圖以為贈者蓋以愚庵公任御史謚先任僉
事獲推恩考祖考封贈如官洎先生今職凡五風憲也
嫌固卻之逮書滿道過劉守倍前致饋先生卻如初聞
者莫不厚劉守之用心而多先生始終一揆也先生秦
績于朝既通前後二任書稱資當陞一級獲給勅命冢

宰尹公同仁才其克勝劇任也簡注徐州判官始上人或以重聽易之然先生素寔諳練政體洞悉民情遇事之至雖棼而理之不紊雖煩而處之不眩由是吏服其明民懷其惠爭訟者不遇其在治必之行所求折片言貼服去雖蒞任未久其績視昔加偉先時巡撫淮陽都憲李公資德今張公宗器累嘗名先生至節下詢以民瘼吏弊併及文事歷歷陳對明悉有根據輒得政學兼優之譽其言多見采行邇方自張所承董兌漕粮辭歸適州守貳坐事牒先生兼掌州政因以勤勞得疾遂不起成化庚子二月六日也於乎哀哉惟先生自幼移嗣伯父母長猶莫之知而事之逾所生然于所生洎諸同胞視他伯叔昆弟孝友有加焉蓋出天性也比入官愚庵公既以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偕陳夫人尚無恙先生乃以得祿歸養而歲時饋問未嘗不兼及所生既而僉事府君棄諸孤先生以厭移嗣之親弗終制第狥心喪如禮其居二大喪則戚易兼至無遺悔逮吾妣徐太宜人未享封養於謚之官所先生雖遠阻南北亦屢物為壽方假考績便趍省膝下至則太宜人已不待矣爰謀疏乞終制以例格亦狥心喪如禮此為子道可謂曲盡也已而其撫教孤侄則視均己子務底有立周卹宗婣交

游之匱乏未嘗計有無若患難亟赴拯之利害弗計也雅好客靡問家居旅次必設飲盡歡乃已御家一遵愚[illegible]成規而不少蓄私財涖官則政譜之傳有素故在〻有稱所著裒為若干卷名默齋集藏於家其生以永樂癸卯十月三日至是得年五十有八配涑水司馬氏故少詹事兼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白賁公之女有淑行生子男四長憲先卒娶高唐知州章以誠女次怡鄉貢士娶南京禮部郎中謝弁女次悊娶太康知縣陶振女次慶儒士娶國子監學正朱諲女〻二貴婉嫁郡庠生章材貴姝嫁陶堰陶時泰孫女三皆幼於乎謚記曩自

山右扶太宜人喪歸與先生倉皇而別越四載從吉兆北上道徐獲一展叙尋復辭去嘗效昔日彭城夜話故事留詩識焉明年謚移官汴臬幸與徐接壤使信往來不殊面晤方將約會以續昔夜之話而先生訃遄至矣嗚呼孰謂期會竟成永訣耶謚既為哭如制且趍臨喪所薄展送終之誼茲為孤怡等奉柩還將以是年十二月吉日兆[illegible]于漓渚康家塢之原痛惟先生平生履歷行業有可[illegible]者不亟為圖諸不朽則謚之罪奚逭用敢啣哀述其梗概如右俾其孤奉以丐諸當代大筆采擇而畀之文以誌諸壙以表其墓則存歿均感謹狀

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漸齋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謚字廷慎號漸齋一號仕學先生姓胡氏會稽
人也曾祖考諱中不仕祖考諱祥封監察御史考諱敬
贈山西按察司僉事妣徐氏封太宜人先生自幼敏穎
不凡伯父愚庵官廣西布政摯先生之任授以易學先
生輒能承其奧旨徧讀諸經旁及子史靡不通貫下筆
為文章沛然莫禦江左劉公克彥博學有重名素少所許
可時以御史按廣東聞先生有才屢名試其文語多警
拔又摘經史疑義扣之皆援引根據剖析詳盡劉公驚
嘆曰信非常才因勉進先生當以古名世者自期待先

生感其言益自奮及歸游郡學國子祭酒司馬先生恂如方以京闈第一人歸省于家先生復偕兄詮貴州左布政唐彬游其門恂如先生為之傾竭而造詣益溪又從講于今致仕太僕少卿章先生用輝伯父愚庵嘗從劉孟熙先生學古文詞而與其子師邵為友劉先生詩名重一時與唐侍讀之淳毛禺臣蔡惟中齊名號唐劉毛蔡比唐之四傑師邵承其家學先生以通家子往來講授得其指歸出語輒驚人景泰癸酉以易經中浙江鄉試第一會試禮部時劉文安公在翰林見先生所為經義嘖嘖嘆賞既而下第作詩送之有云東南人物浙淵藪昨歲解魁稱胡君龍面龜書四聖易鳳翎鸞羽五色文丁丑再試薛文清公瑄主試事拆卷見先生名以得人為喜既登進士第觀政儀曹大學士陳公文與文清文安並以碩德重望楷模後進先生皆得親而炙之名稱益著四方從游者甚衆侍郎楊公理監察御史鄭公紀給事中蕭公顯尤知名者授江寧縣知縣學徒褁糧相從先生殫意厥職巨細必親務求民之利病興除之會編審里役預覈寔其丁產多寡書于冊按冊定編吏無所容其奸富民顧禎詭不可得賂權貴人假他事撼搖先生欲撓沮之終不為變坊長倪文素以多貲自

豪憲結勢援恫儕視縣官隱富室潘姓者版圖前縣官
莫敢問先生廉得狀置于法奸猾者歛跡公退與諸生
講解不少倦踰年丁外艱隨巡撫都御史劉公玫疏先
生治績請起復先生通判應天府不果服闋福建布政司
聘考鄉試其昕去取人服其識鑒用吏部尚書王忠肅
公薦超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校忠肅剞仌
不私衆謂先生能稱其舉既之任遍歷所部考校諸
生見其率棄本宴記録舊文以僥倖進取甚至習於偷
惰罔無向進意其為教條行下務使熟讀經傳講明義
理然後以其昕得發之為文明勸懲嚴黜陟以激勵作
興之士頓異建言學政數事如慎簡學官生員申明鄉
飲酒禮復設衛學獎勵武職子弟進學及請崇祀伯夷
叔齊祠墓皆關係大體得見納用毀三教祠禁街市迎
賽孔子增祀陶唐羲氏和氏晉荀息虞宮之奇晉郤缺
趙　公孫杵臼程嬰魏絳段干木唐趙匡宋孫復侯師聖
金楊雲翼國朝薛文清十三人于鄉賢祠及祀耿文恵
公于崇賢祠凡可以明教化厚風俗者舉行之恐後寓
廨有祟為妖前寓者輒徙避先生入居之妖遂熄自藩
王而下至于士庶皆呼為胡夫子巡撫都御史李公侃
雷公復交章薦欽給誥命旌異推恩封贈其父母告歸

展省録黄詣先公墓燎告迎其母太冥人就養官所與母過太行憶狄梁公望雲事作詩識抵官扁其堂曰榮壽每晨起適寢所問安出理公務畢侍太宜人飲食必躬進之起居必躬扶持之或按廵于外心未嘗不頃刻在太宜人也提學六年闔屬師生交章請增秩久任推選提刑副使諸生累章請仍提學為副使務察廉貪雪理寃抑鋤擊豪强風采大振部民李鐸聚泉数百人謀為亂設計擒其魁餘黨驚散得不為害同官梁材當分廵大同憚險不肯行以語侵先生弗與較即自請行曰王事其可避耶太宜人歿先生慟幾絶奉柩歸塟閣屬僚吏暨學校諸生咸來祭奠致賻遂辭却之一無所受既歸諸生感其教誘多立碑以紀去思服闋赴京改任河南舉職如山西尤盡心刑獄必求得其情每行部　因吏抱成案進輙揮去召囚至几下平氣訊之始叅閱其案覆訊再四灼知其不寃乃當其罪或譏其少果先生曰使死者啣寃而吾以明敏致譽勿忍為也所平反巨獄甚多至魁奸宿猾為民厲者亦未嘗有所寛假知縣陳理典史魏通皆以賍汚為民所訟逮治之輙誣訴先生他事于朝相持壓御史白其誣欲并寛釋二人先生争不可卒正其罪又謂為政者必先有表厲其下而作

興之然後化可行風俗可厚建大梁書院祀宋賢周濂溪而下十人于中簡士之秀異者群居之使日相講習而親教導焉又檄所部郡縣於凡先賢所游寓之地皆建書院坊廂鄉鎮皆建社學期以化民成俗值歲連大祲民至相食先生日祖不遑寧處按所至撫存賑卹全活不可勝計前後任副使九年考最陞廣東右參政廣東地阻山瀕海盜賊竊發時出劫掠殺人不可踪跡民甚苦之先生諜知其巢穴所在縛致數十人部內肅然在廣東未久奉萬壽聖節表入賀還中途疾作猶興疾而行至南安加劇遂卒弘治改元十二月二十二日也

享年六十有三配章氏封冢人男德成化丁未進士女
長適教授沈璞次適訓導徐鑰次適章文次適訓導司
馬輊側室子慮女一孫男二鳴呼先生天稟既粹又能
充之以學其器度宏廓渾然不見涯涘故一時先達如
成就必將有大過人者平居未嘗舉口及人過失事而
司馬恂鐳師卹革雖先生所嘗從學皆不敢以弟子名
先生又謂先生使得薰炙濂洛諸君子道德之懿其取
樂道人之善人或有犯每遜避至使其人自愧止其在
家事父母以孝處兄弟以友教子侄以義方至于宗族
姻黨交游之間靡不各當其分父母歿居喪雖有疾不

御酒肉雖已除喪而哀毀不少衰冠昏喪祭之儀一遵
朱子家禮其在官隨其所居皆克盡其職議者謂以先
生文學操行不獲居館閣備侍從三十餘年皆外任肰
其教士之方宜民之政傳播人口皆足為後來者法使
天少假以年必且大任其所建立必且有什百于今者
而遽止于此為可深惜也其志意瀟洒雖久歷仕途未
嘗忘山林丘壑之趣間得歸鄉與路州知州前監察御
史金公澤湖廣按察副使薛公綏及鄉之耆儒羅周朱
純輩為鏡湖詩社會觴咏連日不倦其嗜學之篤至老
不懈公務少暇閉户纂述每坐至夜分乃寢其詩文温

厚有典則類其為人其所著有通鑑綏目辨疑一卷燭
章録若干卷山西通誌若干卷河南揔誌若干卷山西
河南二誌已板行餘藏于家先生之卒也後十年山西
河南兩藩士子以先生德業可為世法白諸鎮巡藩臬
請入古名賢祠歲時享祀焉在山西則配羲和在河南
則配蘓武在吾越則又舉入鄉賢祠矣嗚呼若先生者
世豈可多得耶份嘗受學于先生又與先生子惠為同
年友獲究知先生云云以及世系履歷之祥謹述狀如
右俟立言君子採擇焉

門生進士車份謹狀

正奉大夫通政司左通政保和公行述

公諱諿字廷寅號保和及仕名以字行祖安素公祥誥封湖廣道監察御史考節庵公禮以鄉秀名入讀大誥授萬石長後以公貴誥封太醫院丶判母蕭氏以公貴誥封安人公兄弟四人長譽次訥季謩而公為叔幼習制舉業長泛劉半齋學詩蔚有文望丰采雋偉顏若渥丹嘗與鄰推公怡叅謙公恩公車入京師遇相者謂節推公與叅議公皆當貴而獨謂公儀表厚重器量恢閎當為天子近臣時公年踰四十尚為布衣殊以為妄蕭太安人家世以醫名公乘暇取其書讀之叅以內經秦

越問難默會神解盡悟其術成化丁酉上不豫詔求天
下名醫郡推公以應命公入覲進一劑上疾即愈乃授
太医院吏目已而昭德宮萬妃苦煩懣甚夢浮匿者疾
乃瘳比寤以語上坐便殿亟召太醫院使面諭曰曾見
有医士一人形貌若何可急遣來視院使出遍閱多人
雖公如所諭狀遂引以入上命亟入宮診治公亦進一
劑而妃即起由是中外皆稱為神術他日上幸昭德宮
置酒妃謂上曰前醫士近作何官矣上曰吏目妃曰吏
目幾品上曰九品耳妃戲曰以我一命賤同九品耶上
即命右遷太医院判嗣後寵沃日渥身佩牙牌出入禁
闥一十餘年每入大內上必引手而進或呼為胡大哥
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後歷陞院使加通政使司左通
政使凡宮人有疾必命公治之或以夜傳命而入晨奉
命而出上以公儒雅誠慤不之疑也公雖以醫術起家
布衣司唉舌狀雅好詩書古文其所交遊俱一時山斗
若文正東陽李公眉山吳公皆與公忘年者也孝宗在
東宮嘗患目瘴百藥不效上命公侍疾公第進氷片百
枚曰殿下每片押一字太子從之三日而目明復故
其医術類如此或見公為術神異求其秘方公笑曰醫
者意也以意為方此即不傳之秘古人之方古人之意

為之吾今治病以吾意為方則亦自我作古而已矣公淡于仕進眷顧殊甚未嘗怙寵招權廷臣多倩公入伺上意公必謝不知而進見之暇時以民瘼聞卒得上意欲向以語廷臣退無所私性孝悌州判公詮參政公謐公之從昆弟也相友愛時以斗酒相勞或分韻相倡和亹亹不倦初節庵公猷城市近闤闠卜築于城西三山間顏其所居曰梅峰別墅公年六十有三而憲宗升遐孝宗即位以公小心慎密欲重任公而公力求退遂奉勑三道以正奉大夫致仕歸老于別墅公生于宣德己酉二月十九日丑時卒于弘治丁巳十月初一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九配王氏以公貴誥封安人子四人曰懋慈愛惠長子懋廕太医院吏目葬于山陰承務鄉亭山之北原

節婦胡憲妻章氏行狀

節婦章氏諱妙真昔工科給事中山陰周公祚嘉其志
高其壽以節壽旒焉曾大父高唐州知州府君長女美
中其內姪子也孺人自幼容止端莊天性貞靜不妄言
笑曾大父愛之慎厥字時徐州判官邑人胡公詮求為
長子憲偶曾大父慨然曰若父廣西布政公智賢有德
行吾嘗景其為人若弟解元君證又儕輩所推乃與盟
焉及笄判官公宦旅懷寧遣婿于予家孺人夫子警敏
偉拔器宇豁如因號敏齋曾大父喜曰此佳壻也女得
所矣方以遠大期待竟惟一劇疾遂挈歸胡氏而卒枕

衾未八月而孺人春秋逮十八而已哀毀幾絕剪髮藏夫棺內誓無二志曰妾所以未亡者以有舅姑在耳毅肰共姜柏舟之風也泣血三年塟夫于山陰姚墩山之原因遷邇家焉煢守一室內聲未嘗外聞事女紅以事其姑或有憐而欲移其志即泣謝赴墓籲天幾欲自盡而下從之遂有白鳥巢墓人謂貞節之感曾大父曰寡而如此婦之正也吾可以瞑目矣疾卒時遺妾張氏少囑以相守卒能副其所托孺人堂叔祖母倪氏有節行朝廷旌之而敬禮惟謹可以徵其志矣從嬸祝氏少寡其舅姑迎與之處竟以節著胡氏一時妾媵皆知節義

而成令名豈非孺人倡之者乎可以觀其德矣嗚呼孺人之節不惟其身而惟其門不惟其門而惟其人蓋天地之正氣閨閫之儀刑女中之丈夫也嘉靖甲申三學以寔檄府勘奏旌表而孺人已不待矣其後提學僉事林監察御史謝楊盧諸公聞而助塟仍行奏覈寔而命尚未下孺人竟弗獲身被聖恩惜哉孺人無子立叔氏鉅野教諭慶之子津為後娶山陰朱憲次女孫男四崇乾崇剛崇陽崇復孫女一適廣東陶叅謀陶公斁孫師和孺人生于正統己巳八月初六日丑時卒于嘉靖癸巳正月二十二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五歲守節六十七

年其嗣子將以甲午年奉柩合葬以狀屬美中〻不佞
姑摭所聞見者以復溪愧不能盡其德爾尚俟立言君
子為之發揚以垂不朽云
賜進士第承德郎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內侄子章美
中頓首拜撰

奉政大夫直隸廬州府同知前南京刑部主事鏡
水府君行狀
嗚呼痛哉先大夫之歿也不肖孤羈行役不獲躬衾殮
抱恨終天死不足贖先大夫寔德炳耀輿論久孚惟是
生平人不及悉姑　憶梗概謹忍死收淚而狀先
大夫姓胡氏諱崇曾字參伯號鏡水世為會稽人有諱
曾者宋淳祐中省元五傳而入國朝曰祥封監察御史
祥生敬贈山西按察司僉事敬生謚天順丁丑進士廣
東布政司叅政謚生悳成化丁未進士兵部職方司主
事悳生洲配何氏為蕭山孝子女則先大父大母也叅

政主事兩公（世）以清白著沒無餘貲載郡邑誌中大父蚤
孤寄情詩酒而大母夙閑書史相勸為長者行不問生
業家徒壁立舉丈夫子六而先大夫長生而穎異三四
歲大母口授句讀即成誦比就塾師時窘甚不能備晨
炊輒枵腹往至輒先群兒偵知竊笑之愈益憤勵
大父以窘故欲令改業私語大母先大夫聞而泣涕大
父壯其志得竟學并曰操作非童子任率身服其勞晨
繙夕磨不頃刻怠甫弱冠即從里中教授為饘粥計文
多創語每試輒踞司馬菲泉公謂曰子信國器弟須大
匠斲耳會贈宗伯東武朱先生以孝廉設皋比介菲泉
公往受業弟子如梅岡沈公輩皆時髦初課藝即首先
大夫自是潛心澄悟文日進名亦日起庚子以儒士入
試丙午廉于校而聘之教授者無虛歲諸父未立恥得
贊修廉既悉佐饔飧壯未有室怡如也外大父文學楊
公錙負朗鑑浮先大夫文擊節期許遂以我母字約曰
得第而成禮已酉舉于鄉我母歸昔先大夫年三十三
困盖嘗之脩矣明年庚戌成進士需次浮廣東廣州府
推官治尚嚴明並用猲搒如神頃孤至廣故老猶呼胡
青天云督學張公希舉以經術雅重屬之校闈郡士所
甄奬率後先成名壬子預秋闈得士甚茂試録多出先

大夫手廣有番舶之役此利藪也當路檄先大夫往固辭不往後當路遣人下郡怙勢張甚因收治當路銜焉荐剡不及格稍遷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丁巳大計當左家食數年有終志焉大父又强之出庚申起為河南陳州同知值歲歉捐俸賑窮民有鬻子賦官者代為之贖署鹿邑〻多盜至即嚴脩有群盜白晝剽刼城外馳騎率遊徼逞擒之無脫者盜稍戢遷江西吉安通判時流賊正熾先大夫職捕盜親履行間勞績為多署廬陵歲額外羨五百金名存櫃前令率自與吏以例請先大夫建白以充正賦歲省民五百金矣適直隸廬州府同知委

霰他郡有墨令私餽甚厚峻却之乙丑又大計當調既去而不足者復肆誣詆遂免官隆慶改元恩詔予致仕先大夫宦轍所至大要拊循蒸庶興起文學振刷弊蠹鋤抑豪强士民多致去後思然性坦夷直亮不能脂韋弇恣以媚世往〻失大吏心至于權勢所在避之若仇絕不得有力者引手以故浮沉散局卒致齟齬內之不得列侍從直節無所建明外之不得綰專符才諝無由展布鞅其志矣既歸喪先大父服闋又喪先大母艾年衰毀踰節柴瘠幾隕嗣後杜門謝事二十餘年足跡不入公府與同志結社蓬萊為竟日飲以自娛門無襍賓

居恒一二舊知陶然相對談今笞忘倦躬圃畦手鍵鑰不自知其常貴倨也惟凜ㇾ督程不肖孤日甲乙其課已卯孤幸舉于鄉先大夫始一忻然而咲已丑孤幸成進士窃禄中書先大夫馳戒曰吾家世受國恩吾壯志未攄不能萬分之一是在爾矣鼎哉不激不隨勉事聖朝所為孝也吾奉強飯毋念是年冬孤以南粤藝役便道歸省值母病(當)侍三月先大夫趣孤行曰王言不足宿爾宿已竣事遄歸承歡有日孤乃行孰意孤未及還而先大夫遺疾不能起耶嗚呼痛哉孤奔訃歸問狀始知先大夫病脾僅一月日ㇾ正襟危坐沒之日猶手孤廣中丞輯書計歸程少頃出篋中衣擇稍鮮者服之一語不及後瞑目而逝嗚呼痛哉先大夫孝友天植自童丱以來無一念不以悅親為是(事一)善宦者咸避形跡務韜斂先大夫痛大父之初厄于貧即內室故張大以暢其意雖蒙謗不惜歷官不滿一考不獲邀綸封沒齒為憾既喪而後迄于暮年歲時伏臘未嘗不淚簌ㇾ下也諸父一沒于廣哭之欷絶其四則人為之室陳州歸大父以食稍衆命析爨則人授之田與已均俸入尺帛寸環皆以歸大父母而大父母悉出而分之至喪葬易戚惟稱身肩巨費諸父受成而已已乃殫力拮据稍拓前業

諸季父悉破其產輒復時分予之甚者和顏以消其盛氣傾橐以付其厚望無勉强無計較常嘆曰人不先父母之子而先已之子何也至於今諸父皆追思感泣而越中評孝友咸屈指焉方寸皦如白日無絲毫渣滓與人推心置腹絕不知世間有機事機心者橫逆之來雖人情所甚不堪不移昔氷釋久且忘之矣性不喜諧謔正辭正色雖燕褻不假尤惡攻訐穢德穢聲雖影灼不談不與獧狡論巧拙不與懊忮爭是非挠拗　抌受而不報擎拳曲跪恥而不屑寧人負我負寧容人毋人容自奉甚約衣朴陋數十年不更製飯疏　啜粥　或其過儉先大夫曰吾寧薄取乎世可以助廉可以養福可以作法念疇昔艱難子孫　毫釐然好行其德不靳施與宗婣故舊待以舉火者數十家不能婚不能喪惟　疋贍又未嘗不以麥舟訓也生平寡嗜好屏他技即博奕不習獨喜著筮無巨細咸與易謀其應如響蓋真誠所格云為文尚平正爾雅最　軋茁體藁多散逸世不乏長材足智之　先大夫　多讓之要以直道古心篤行長者庶幾當之可無愧焉嗚呼先大夫積德以貽我子孫甚厚孤方食其報而不獲展一日養且孤以歸覲之便不憚萬里行役而乃奪之若瞰亡非詈惡貫

盈寧至此乎此孤所以仰天椎心飲痛而不能自解者
也先大夫生正德丁丑八月初十日辛萬曆庚寅四月
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四配楊氏子男一即不肖孤琳娶
汪公延泰女繼聘太學蔡公女女一適憲副來公
經之子宗武庠生孫男一爽聘吕公元女孫女一許字
文學何公之子茲孟奠有期矣伏惟名世大人于先大
夫有世誼而不肖孤又辱在門墻幸憐而賜之片言以
銘墓則先大夫有餘榮而不肖孤感且不朽矣無任恐
死哀祈之至

不肖孤琳泣血稽顙百拜謹狀

誥封楊太宜人行狀

嗚呼往歲壬子不孝琳以母老乞休依膝下期百季
未艾孰意承歡僅五載遽棄我去嗚呼痛哉昔先君見
背手狀以乞銘于顯者母之内德未彰琳死不贖罪謹
忍死為狀稷山之楊會稽望族有饒平邑令諱昱柳州
郡守諱垠父子俱祀名宦母之曾祖伯祖也外王父諱
鎡有聲庠邑母生三歲而外王母歿外王父以目者言
女有貴徵不輕字年十六會有以先君議姻者先君承
兩世廉吏後食貧攻苦踰壯未娶外王父閱其文謂真
快壻乃委禽十七而于歸時先君已領鄉薦矣十八而

先君成進士二十六而生不孝琳三十三而先君解官始秉家政四十七而琳領鄉薦五十七而琳成進士五十八而稔未亡六十四而以琳中書滿從先君爵誥封太宜人六十九而琳督學黔中七十一而琳移疾歸七十五而琳再起視粵西學始得一迎養于宦邸八十而琳陳情終養母之初歸也先君赴公車即需次都下時未有臧獲躬汲爨以奉尊章脫簪珥以謀朝夕里中嘖嘖稱新婦孝及先君宦轍耿至輒迎大父母與俱母先意承志視膳問寢不少怠先君之無內顧母之力也先君愛篤同氣聚居一堂析產惟均取索必應母有慫慂而無難色娣姒間白首怡怡未嘗有纖介嫌從來角弓之刺多由內間先君之㠯孝友聞雖天性固然而母之助不少也大父疾彌留母宵旦侍不歸寢比坊先君毀痛荒迷母含卹經紀井井有緒甫葬而大母踵坊喪之如喪大父時先君兩襄大事母之助也先君囊裝有幾母持籌而息之佐以節縮米塩醬炙悉手自辦衣澣紉食粗糲絕靡曼之服屏珠璣之飾新時序新甘人猒餐猶未嘗今子孫所藉為生皆母銖積寸累匕箸間所貽留也琳髫時先君一意撫摩而母代之程督先君曰止一兒且尚幼弗苦程母曰止一兒弗程與無兒等程之及

其幼也每夜紡必課誦一燈熒〻紡聲與誦聲雜至丙夜以為恒 琳 年十三已入泮而捶楚撻猶不少假已先君亦謂可教益之砥礪 琳 之倖博一第母之賜也 琳 年十六七止着青布袍躡革履他媼或强製鮮衣母曰為兒惜福尤禁飲酒不令唇沾唇習慣成性 琳 之甘淡泊遠杯酌母之訓也 琳 甫拜官而失怙無所稟承母諄〻勗之清白勿隕家問勗之篆命勿妄忮求 琳 之守拙而逃官謗母之訓也 琳 居里之日多戒勿以氣魄加齊民勿以居間入公府有横逆則忍之有緩急則賑之有負不能償則貸之 琳 之不開罪閭里母之訓也 琳 滯都久

食玉炊桂一仰家力母寄遺絡繹及量移黔中不無王陽之畏母曰仕不擇官惟上之命吾尚强飰弗憚遠遊促之行未幾予告母曰勇退固善獸而兩世不一徼金紫以為憾耳丁未母偶疾聞粵西之命霍然起 琳 逡巡未發母曰爾念我耶負簡書矣吾寧偕汝往遂奉母入粵每行部校士不能時承顏色母亦雅不樂居官所時〻思歸適遷閩藩而喜可知也然不復肯偕往矣 琳 入閩念母中夜徬徨不能寐遂以入賀旋踰年而遷粵東臬副跽而請曰母邁矣兒願晋侍母曰吾豈老悖不知止足哉以爾父綸不逮親欲而竟所未竟以慰九原而

意堅決吾聽之矣乃以疏請其畧曰國家以孝治天下故例許侍養律嚴棄親臣母桑榆暮景正當喜懼之年臣亦蒲柳早衰難計短長之日敎從陛下乞此身以養臣母有詔報可琳之得明出處不至决裂者母之賜也彝斑方暢再罹鬱攸之祟先是舊廬火為搆樓居復火火祖發寸縑盡灰老人不能無悵惜琳寘不德以名寘譴而貽母憂謂之何哉母少有至性外王父憐之不再娶以傷母心母出閣始勸娶為宗祊計耶以事外王父者備盡人子禮事後母如所生自傷幼失母不相識歲旹上冢輒躃慟至老不替一舅與琳齊年撫之如子而

舅亦事姊如母蓋至性相感云母性喜操作絺杼縑枲之屬不去手不自知老阻之弗聽以為婦職宜爾固知無甚裨也此何遜文伯母尤信佛晚年而益篤歲中强半齋期偶茹葷又禁耑殺供大士像旦夕膜拜梵誦不輟每祝曰有形必化但祈無痛楚無困頓牀笫無以暑月願畢矣來生事所不敢知先一歲夏病痁呼琳曰衰年何堪此予殆不起生平事佛謂何而竟不免暑月乎已而瘥竟如所祝病嗽僅浹辰無所苦歿之頃忽命移枕向西曰吾去矣絕無繫戀子孫泣問遺言但搖首曰為我念佛嗾閭微聞念佛聲溘然而逝嗚呼母真往生西

方耶琳哭先君于二十七年之前猶幸有母在不啻赤子之戀乳保而今已矣此琳所以呼天踊地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母生嘉靖癸巳七月十三日卒萬曆丙辰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子男一即不孝琳娶鄉賢汪青湖公季子典儀延泰女歸繼娶歸州判官蔡公道全女女一適四川副使來公經濟之子宗傳今任良牧署〻丞孫男一燮國子生娶太傅呂文安公長公禮部主事元女孫女二一適江西叅政何公繼高長公國子生光達之子體仁邑庠生一許字今見任延安府同知汝元陳公之子尌勳曾孫曰應逵娶今任延平府推官周公洪謨女應達郡庠生早故娶今任江西叅政劉公毅長公郡庠生世穀女應遠聘前任工部主事來公斯行女應進聘郡庠廩生王公潾女曾孫女一未字玄孫二如錦如銓未聘玄孫女二未字俱應逵出嗚呼人知母入門而貴課子而成膺花誥享上壽見曾玄獲考終似造物以全與之而不知母之內行淳備足樹閫儀而光彤史者如此琳故臚列之以俟如椽者采擇焉

不孝琳泣血百拜謹狀

六鱗公行述

公初諱櫺字仲鳴行晉八十六後夢鯉躍更名瑞鯉號六鱗叅議半野公之曾孫也半野公生庠生省吾公省吾公生庠生觀瀾公觀瀾公生公及庠生縱鱗公家世食貧幼嘗與縱鱗公負米數里外道遇雨甚衣沾濕歸見彭太孺人撫之泣公慨然謂縱鱗公曰若爾我學有成名毋忘今日因奮力讀書文名籍甚年二十四受知于紫溪蘓公録入邑庠冠多士遂補廩膳生一時名流莫不樂與定交當路諸大夫亦無不以公為奇士也公之聲聞既振宗族鄉里事有爭執皆折衷於公〻立為

辨人服其明或干以私峻拒不受人更服其公嘗謂人曰砥礪士品應在吾輩魯仲連所不為余敢為之乎歷應鄉試不第而窓稿社文傳誦四方甚衆嘗授徒于潯陽董公家遇學士苕川溫公苕川執後進禮致恭公謝不敢苕川謂公曰先生不知晚晚知先生久矣退謂潯陽曰予竊誦胡先生文以得倖者也潯陽以語公請往謁之公笑曰肰則求償乎卒不往公夙所同學相繼登第獨公與日鑄董先生心一王先生久而未遇謐尤篤心一北游太學公獨送之出郭相泣別誓富貴無相忘已心一自北闈舉進士為崑山令故人輻輳候之公獨不往心一思之因芝如張公致書於公且囑之曰他人吾不欲見者每數見至如六鱗欲見偏相棄也芝如歸强公〻不得已携冢子往至境見心一條諭禁舍遊客甚嚴曰予貧交俱高士必不至其至者予不足見耳毋相通公大恚曰予今至殊非高士烏知不予拒耶遂不入城遣投一刺而還心一追之不及矣鄉大夫致仕鄉居者多踵謁公荅拜而已或甚公耿介公曰富易驕貴易交與往而我輕寧勿往而令我思為不失已也嘗執一筐邂逅方伯繹同金公繹同冠蓋僕從甚盛望見公即下輿迎道左公置筐與相揖勞畢隨取筐欲去繹同

顧從者代持公固弗與曰貴賤各適其分即假尊從暫息予勞非可常也繹同乃握手送之里許而別公性方正動必以禮在閭巷屹立如山遇之者輙歛容屏息莫敢戲言家法尤嚴飲食冠履之間無不戒也無不責也至執匕箸上下皆分寸每暇則危坐堂上子孫以次侍立或課之學或道前代存亡及所見興廢之故以為鑒而涉人閨閫訥如也晚更為寬和寡言咲間念佛曰吾非信此聊以淨心自號若木道人所著詩文有若木集既而焚之曰一時興會不必留之世也惟易解一集門人分録而秘藏之崇禎初清師屢入三輔公愀然曰天下變不出一紀矣吾其免乎指諸後生曰是皆身見之公卒數年而鼎革聞者服公前知配亭山徐氏生六子長宇全次靖次宇仝季子宇令俱列庠序文望蔚然其四宇企五宇介皆以孝友聞公享年八十有四生于嘉靖己未五月廿四日卒于崇禎壬午十二月廿一日公素康寧故事朔望家人畢集行禮是歲六月朔子姓皆肅揖退獨留宇令有後命請之公曰予于今歲殆將即世令驚問故公曰似已有兆頃吾不語怪吾生平所未了者三事汝大父母厝南山未塟米賈田紹山頻貸余粟不求直未償予與叔父同居給渠所不足後別居亦

給予所不足予昔未計渠今有賬是予負渠也此三事
関天倫不可不了予未能今以語汝其毋忘令泣拜受
命退而公初未有疾也至臘月既望復謂令曰汝解館
未對曰未也曰盍速歸令唯唯即歸明日公稍違和即
命宇企理衣衾宇企進藥公曰予病不必藥亦必不藥
淤不飲何以為汝輩人子之心遂飲之曰後勿渡進也
屆夕命諸子孫及婦皆毋寢環侍于前從容訓誡以治
身成家之道聲氣朗朗迨戌起沐浴正衣冠反簀而逝
三日殮七日蓋棺啓之面如生太僕璞完公嘗謂人曰
士之制舉未成名者多矣若吾弟六鱗真淹屈使之得
志其壽立豈淺耶璞完公蓋洪知公者矣公少壯有志
當世秉身清峻事不詭隨人皆敬之老而安于義命務
靜默人尤親之其生平不受一介不義不道片言不正
不為一不可告人事三者公所自信而人亦以此信于
公嗚呼人生而終身無失德者如公魯鮮何哉今不勝
詳記約其大概如此

男宇令謹述

徐太孺人行述

孺人亭山徐氏祖某以明經為　儒學教授父　生孺人患瞽昆弟皆幼悉以家事委孺人蓋自為女子時固賢且才矣徐多以刀筆起家而孺人性好儒素父母曰此女應令為儒家婦及長以適六鱗府君于歸之三日家中火起人盡倉皇孺人從容釋禮服脫簪珥出為調度彭太孺人見之喜曰新人便不避水火其勤可知吾後其興乎嗣是事尊章甚孝每鬻其貲粧以佐饔飧未嘗缺酒肉彭太孺人老失明孺人求無不給呼必即應人物所在一一指示令太孺人如見府君弟縱鱗公

未析爨衣敝輒易以新皆出笥中衣改授之縱鱗公先娶王氏卒繼娶陳氏又卒乃娶馮氏諸費不充孺人即解佩環市服物以資之故孺人之卒也縱鱗公哭之甚哀曰嫂叔于禮遠嫌吾嫂猶母也能不感乎府君性清介而孺人不使之知貧問薪米有無曰吾優辦之君勿問也親族鄉里往來儀物孺人未嘗廢府君問所自來則曰物有用處自有出處君安知之府君居家甚嚴孺人于諸子有過為彌縫于前而重懲于後故諸子畏孺人與畏府君等方于歸時徐族謂胡世業儒常苦貧孺人即自矢曰儒而不貴吾亦不歸故孺人自適府君未嘗還亭山然見蛇輒謂人曰長者勿傷之以徐公少屬蛇不忍傷也祭祀必夙戒尸事致潔致豐飲福者咸醉飫至今值小宗祭無不思及孺人生七子載育者六長子宇全方入學數歲而卒其後五子之成立不及見也嗚呼孺人之德其無所歉矣孺人之志其多所憾乎雖然抑命也夫孺人生于隆慶二年九月初十日亥時享年五十卒于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辰時塟于南山與府君同兆

男宇令謹述

少潭府君行實

痛哉二先親皇、拮据辛苦倫嘗不孝叔暘甫就一官後先踵相淪沒已矣奠展一日之養而弗及矣此不孝叔陽之所搥心飲血抱終天之戚而不克自解者也惟是邀大君子片語爺藻庶泉壤藉以生色謹忍死拭淚叙次其生平以備立言者采擇焉先考諱會亨字少潭世居郡城籍會稽自桐廬教諭豫庵府君卒于官祖母徐安人扶櫬歸孀嫠孤露依母家居焉家山陰之賞衍自餘慶公始也凡三傳而及高祖直庵公者諱倫福建甌寧廣文曾祖龜峰公諱易知福建永福縣俱起家明

經大父東潭公諱方來嘉靖庚子舉順天鄉試凡四上春官年方强茂以永福公春秋告急就仕授觀城尹服闋補文安遷薊州守轉四川夔州府同知未履任忽蒙論得調時權宰居政府以世路風波遂不復出大母王冢人潮州守南湖公女也生二子一女長伯父諱會鳳郡庠生次姑適中丞張浮峯公子江西方伯含宇公諱一坤先考則又其次也生而馴謹資頗穎異髫年方肆力于藝苑隨大父任薊俄患疳疾遲延者久之而疵且轉而劇矣自弱冠以及壯不瘳幾瀕于危因究岐黃家言而鉛槧業稍疎善調攝怡情適性藥餌之外一切世

棼俗務俱謝不問而疾乃稍稍愈而體日益强固健安秉有至性狷潔和易有熱腸每與人周旋而不侈爲德年二十三娶吾母龔太孺人大父已致政宦篋蕭蕭雖藉先世遺植而食指頗煩朋儕姻戚交際頗廣日苦不給而大父故善施偶有婚喪不克辦相告助者又不樂孤人之請先府君甚至那貸應之越數年而室廬適灾數世以來家資器具殆盡煨燼所餘衣飾簪珥悉搜括以佐大父之急獲新此數楹之堂搆外大父政宦遊以書相招卒不果往蓋不欲以寒窘故輙作干澤望恩想雖至親骨肉之際猶爾其介介也及大父母相繼即世

喪葬衣殮費固不貲并力合心以勸大事諸凡出納經理一任伯父與伯母為政三年之內一家之中哀號聲接和氣盎如析產分爨唯〻惟伯父曰義之實從兄是也至伯父母接踵云亡遺孤甫十餘齡珍護愛惜倍加喫緊卜吉壤未得曰姑厝吾田里有徭役苦于賠累直以身仔肩迨不孝輩漸次長成治奩舉聘而家計益蕭條不克支非無內姻至戚宦橐豐腴足當九里之潤者而決不從中巧營倖得至人咲之為拙為迂曰吾豈可以吾之貧玷吾守不孝補弟子員而先君壽且踰艾婚嫁事已粗具百凡家政悉授不孝諸昆季而心益坦夷

識益敏練少時所習医術益熟驗而精未始以醫術行也而比閭族姻間有以疾來商者雖單寒家未嘗不往亦未嘗不稱效卒不索人一藥貲也偶往山樊取租有佃人傷寒垂危僅存微息旁有數輩云能療此其神乎乃為治一劑啓齒灌咽遂立甦其人至今在也方伯劉公子舍眷侄女也適患病医者鱗集先君曰病娠也踰年未育夫壻先殂病乃轉劇醫者曰非喜也症類喜也先君必之曰此脉當得男喜又踰年誕生方伯公曰親丈真仙醫哉而今且居然丈夫子矣祖遺空閑地一塊坐昭化君宅後屢求便謂不孝等曰鬻此非不可佐一時

之窘但渠異日發跡必建樓于此如祖祠何曰昭化君向与不孝善卒與之不求善價而今言果中諸如此類殆不可一二述凡隣族有喧囂不平事互相鳴訴輙以温語微剖曲直宛相慰諭卒各輸愜而散獲免于訟又纍〻而是也雖身處貴介間而性朴素勤劬衣履非敝極則不更製晨起必先晚必閱視前後者再而後息不孝初領鄉薦曰爾當努力以光大先業試每得蹶則又曰吾年雖邁吾精力尚堪支持毋自菲薄已巳春選汀理歸曰吾家三大支名清慎勤爾其守此三字以居官以毋墮爾家聲拜辭之任太孺人泣數行下不覺失聲先府君及不孝亦泣下嗚咽而別寧知竟以是與太孺人永訣猶幸先府君尚安和良飯胡優游曾無幾日月遽爾抱痾卧牀褥間凡半載所惓〻遺命曰肅爾官守誨爾子若孫毋失吾家忠厚一脉吾終吾天年以下世夫復何求而神漸定氣漸微奄〻一息以至于盡嗟乎先府君早年善病雖青雲之業不售而賦性温和變偶而履之若夷逆至而應之以順絶不知人世有機械事人亦率仰慕而愛戴焉卒獲上壽考終則咸以為彼蒼之報善人也為不爽云

孤哀子叔暘謹述

與封龔太孺人行寔

先妣太孺人龔氏漳州府同知瑞山公次女也公起家制科歷官曹郎世累仕宦代享上壽家傳淳龐忠厚一脉太孺人生有穎質端莊自持隨公宦邸年已及笄奇珍異玩固廣南產也視之若無為外王父母所鍾愛二十一歲于歸奩貲良亦不薄而先府君家世為清白吏時食指幾三百計歲之入僅供歲之出不幸復有鶉纏之祟搆廬治器具費耗錯出措處頗艱聞大父嘆息踖然不自安凡可典可貿悉出以贍用無恡大母王宜人性端肅沉默寡言哄昏旦周旋閱十年所絕無間隙族

黨稱執婦道謹莫如太孺人云痛二尊人春秋尚未邁
竟于數月間相繼升遐哀哭盡禮妯娌相對欷歔祥禫
後乃析爨念先世遺業不甚豐腴直已事置之曰吾淡
泊是甘何慮不足供饘粥吾蠶桑是飭何慮不克供絲
枲揔之家務無問巨細必身親視閱家內外大小衣履
悉經其裁畫自享祀晏會之外茹蔬食淡率以為常爨
無欲青之人先府君患劇疾因通医理游息于杏林方
術之場不屑〻事家人生產迨婚嫁事廹而家計日益
窘促太孺人從中調劑至勞苦幾無一愜適時矣不孝
輩甫獲成立謂可優游和衎修菽水之歡不意坎壈疊

經少弟娶室方新驟故甫續而弟復踵亡煢〻孤嫠悲
咽楚烈多方字恤幾二十餘年而女乃得長而適婦今
且完節以下世而太孺人費幾煩寃經幾籌咨料理不
孝未能㠯言枚舉也不孝久困公車授職旋里拜舞堦
除喜形于色曰吾猶及見汝冠進賢也汝官司理能于
死中求人之生福當無量其勉圖之毋以吾老為念濵
行至揮淚不自禁乃精氣日就衰耗適五歲孫女甚慧
痘亡哭之慟忽逝前數日往媳與孫媳所曰今後不復
過此矣長兒方宦閩吾不獲待矣俄遘痰疾寢三日無
甚楚痛一夕長逝嗚呼痛哉太孺人生鍾至性曰孝曰

慈事大父母與外大父母先意曲承祗奉恐後臨變一慟而絕〻而復甦者幾外大父捐館時壽八十有八侍湯藥晝夜不寐待子婦和婉而莊童婢有不率者以言責治之不移時立解務敦厚絕不以纖微介意紡績至暮年弗輟人或有急相貸者未嘗不宛轉以應偶值抑鬱輒引分自安若非禮相加直付之不較矻〻一生惟是茹荼若飴寧耐容忍以終其身焉則已矣不孝厠名薦牘正二親垂暮之年乃不亟圖祿養屢試不售荏苒歲月及就一職奄忽繼殂天乎何藜藿之日偏長而升斗之奉偏短以促也慕莪徒廢風木空悲綿〻長恨一死安贖先府君生於嘉靖壬寅四月初五日卒于崇禎辛未三月廿五日享年九十歲先太孺人生于嘉靖甲辰十二月廿三日卒于崇禎己巳十月初六日享年八十六歲男三女一孫四孫女二曾孫六曾孫女四不孝叔陽謹述其大凡如此拙于文語繁複不倫惟大人先生憐而賜之銘以垂不朽則二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不孝叔陽等可勝哀痛懇祈之至

孤哀子叔陽謹述

文林郎直隸廬州府推官寉次公暨王孺人行實

嗚呼痛哉先嚴之棄諸孤也歲己卯十一月四日與親族諸昆季暨子侄等夜飲畢各散訖復靜坐餘時殊無他恙就寢無幾忽而痰喘疾作遽整衣冠兀坐于中楹片時大漸呼孤輩在左右溘焉長逝不孝兄弟念茲罔極即捐軀莫報乃今不可作矣痛曷甚矣迄今六年念日月易邁窀穸未歸汗顏流涕茲覓片壤于九里之原于六月廿八日將就吉焉頋先嚴行履弗彰為罪滋大用薄叙行畧懇一言於有道長者之門為先嚴不朽地冀高賢不棄哀而賜之銘誌焉先嚴諱叔陽字見初寉

次其號也先世宋淳祐省元之後居郡城國朝桐廬教
諭安者卒于官孤尚廉依母徐始家賞祊世以儒行聞
高曾俱明經仕邑宰大父東潭公登嘉靖順天庚子榜
歷官三秩至大夫解組先嚴外父瑞山龔公登嘉靖丙
辰進士官南京刑部主政生祖母先嚴其冢嗣也少穎
慧雅慕先世儒術善讀遺書恂〻以禮自循萬曆乙卯
得雋五上春官以大父母年踰八旬決意祿養授汀州
司李會綰府綬較多士矢心公慎廣羅酸寒甫半載丁內
艱千里號歸哀毀骨立而奉大父顏色衣飲靡所不盡
三載大父年九袠告殂嗚呼痛哉先嚴事大父母幾五

十餘年歷始終如一日也父少潭公家業中圮婚嫁殷
繁先嚴自入庠後握寸管負笈而耕涉歷頗艱登雋後
于父母生事葬祭克週克備殆天性篤孝然也服闋補
廬州司李兢〻飲冰讞鞫之際慎底平反民無冤獄屬
多循吏未幾先慈以疾卒于署痛先慈相先嚴四十餘
載敬順勤劬事公姑必期豐潔拊育諸孤備極艱辛乃
未享遐筭且未膺錫命姻族咸為先慈抱歉豈非命也
夫先嚴以廬理紛紜兼先慈初喪憂惶未已而兩臺有
六安代庖之委再四懇辭不得已始受事焉六安奸宄
百出煩劇異常先嚴惟率以真朴治以簡易和平別無

多求諸上臺已經首推矣詎意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流
寇突逼廬城風塵滿地金斗一帶灰燼無餘當仝郡守
吳公分守東門城垣即率本衛軍民協守鼓厲忠勇人
皆激勸七晝夜靡懈更捐俸募勇士縋城殺賊甚衆生
擒數十名獲元寶四錠俱解上官一時成勳可稽各部
院公録會題防守甫息肩隨檄署殘巢兵後縣燼枕屍
載道土寇紛起先嚴多方料理為之撫禦兩經查盤鳳
陽淮安等府肅紀飭法巡按劉公興秀考最鼎荐紳衿
士庶祝頌無已次年寇復逼廬適先嚴監兊壽州不及
與吳同守急申各院請兵援勦以壯城守之氣援雖未

至陰雨連朝寇困而退越數日勦師雲集督臺盧公命
署篆合肥以措軍需殫精竭力芻糧無悞遂有滁州之
大捷名附捷章矣而郡守不念勤王及見嫉忌先嚴遂
浩肰告歸田里一生精力耗竭靡剩歸休數載家擔未
謀舊廛猶是稍一新之未覩落成惟靜坐一室而已蓋
書帷淹貫幸獲末路之休嘉宦途跋涉未迓片時之逸
豫特弗罹流寇之鋒得遂生還之願是不幸中之幸耳
不孝鑣無能報寸艸敬持是寔雖述之未詳聊以志先
嚴行誼之大概焉曷勝祈懇之至

不孝季男利鑣謹述

修職郎廣西思恩府經歷沚生胡公暨俞孺人行

畧

公諱湜字穉涇沚生其號也曾祖諱方禮明經壽州學正祖諱會朝考諱虞郡庠生妣章氏兄諱利國公初諱利民性穎敏敦孝友淹貫經史志卓犖不群髫年補弟子員弱冠游大學始更今名為大司成而下所推重九舉順天鄉試不售以資次授粵西思恩府經歷非其志也抵任適郡守勒石獅子巖屬公為序援筆立就守異之由是事無大小咸委任焉政不便於民公力為詳請期洽輿情而後已讞決疑獄片言折之悉愜服例覲期

府幕當俱民赴當事懇留守遂獨往妖賊倡亂所屬九州土軍響應衆十餘萬寇郡城守不知所措公為設方畧置覆城外數里所誘擒得其渠馬日宣縱兵出擊賊遭覆大潰悉走降之在官五年廉能傳遠迩考最遷貴州銅仁府衛經歷鼎變歸里構別館小園中蒔菊植卉以自娛晚年益肆力于古文詞課諸孫及曾孫學晝夜不倦所著有人倫鏡懶似禪迷香志諸書及詩文集十餘卷藏于家公持己莊處泉和御下嚴而有恩鄉人質所不平持以正有急必勉為周卹爭訟者力為解紛配俞孺人御史南石公孫女也年十八歸公孝事舅姑而敬謹于公有古齊眉舉案風公在北雍時出佩環贍二親以抒公內顧憂平居勤紡織延師課子黽勉中饋周睦族黨人無間言御妾媵有樛木之頌性恬靜終身未嘗見怒色聞嘻笑聲公卒孺人悲慟不已懸像室中每食必献朝夕必焚香致敬歷十餘年不怠子七忠朱忠琛署羅墟巡檢忠棐忠棨忠果邑庠生有文名忠策忠集邑庠生以德行蒙憲奬即先府君也女一適徐應暹孫男十人睿豹睿彪睿豸睿李睿煜睿龍睿美睿俊睿燁其一即不肖儒珍也曾孫十人禮堡禮塟禮基禮城禮學禮讓禮垣禮垚禮坪禮玉孫女暨曾孫女各十餘人

公卒以順治戊戌五月十六日距其生萬曆丁亥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二孺人卒於康熙壬子八月十七日距其生萬曆丙戌十一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六公嘗營兆于宅東隙地塟十餘年不吉遷稍北金價淒而孺人祔焉嗚呼公於諸子最愛先君諸孫則於不肖珍尤惓惓屬望嘗謂人孝以立身揚名為孝今不得于吾身庶或得于子若孫既老猶手錄古今文若干首遺珍而珍庸劣不克樹立以承厥志致公抱恨于九泉珍之罪何如哉公卒時先君旅粵東弗獲親殮含及孺人歿先君又先卒燕邸不肖扶櫬歸而孺人逝已閱序無涯之戚先君寔與不肖共之矣惟其行事之有足傳者不敢稽諉謹陳其畧如右以俟立言君子採擇而畀之傳冀少盖厥愆云

不肖孫儒珍謹述

先考太學生觀光府君暨凌太孺人行實

考諱錝號觀光越之山陰人也得姓始于有虞胡公周秦以迄五季世稱閥閱而世系則自省元公始由宋而元彷安定遺意以教職隱有明至方伯而大著理學中庵先生封御史安素翁則方伯公之祖若父也方伯公號愚庵生評事牧庵公牧庵公生少參半野公半野公生儒學認齋公認齋公生聘君節庵公節庵公生南屏公南屏公生耆儒越山公越山公生太學生含虛公公生考〻居長生貢凝重在童穉已屹如成人性鈍而嗜學讀書窮理旦暮弗輟同含虛公遊學都城時遭孔棘

屈志成均平居一以孝弟忠信為根本治家井井嚴整
祭祀牲醴豐潔教子侄恩義兼至延名師禮意懇切季
叔有一遺孤負才不偶得心疾每衝衝侮慢官長復至
淮揚得罪制臺幸同里俞公繼芳現任司理曲意周旋
聞信捐金計脫之至于故舊親隣無貧富相見惓惓不
捨晝言皆修身正家事餘資貸人取息甚薄貸者家果
壁立亦不徵索有古人義焚券遺風里有無賴見毀
輒勿計甚至同宗以假票讒取其財亦如數與之弗較
也節於自奉非其義一介不苟取與衣冠整飭而不事
華靡至敝無垢污少壯時所製服至老不苟忍棄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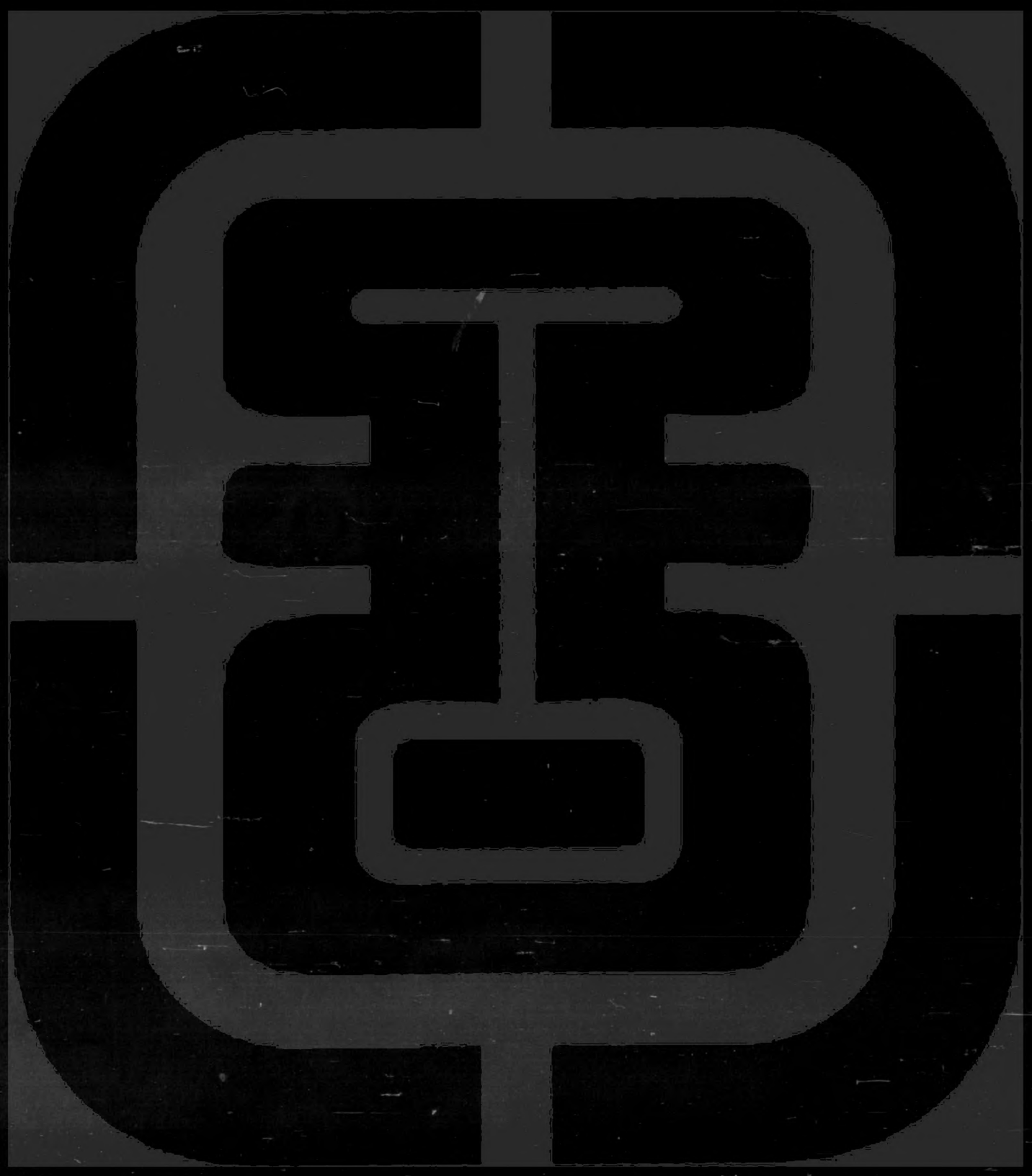
吾母手製者祖有遺穀不忍食給諸宗人之無告者其
孝友輕財類如此
先妣同郡凌家子容止端嚴秀穎賢敏笑不露齒行不
動裙父母鍾愛之十四歲歸先考百兩盈門不自矜修
婦道如禮相治家務克勤克儉事上以孝敬撫下以慈
恵一門饋食縫紉事身任之靡懈愛庶弟 敏 如已出鄉
黨宗姻咸稱之先考十四年遘疾卒享年七十歲子
四志清濟志洞太孺人出 敏 側葛氏出俱補弟子員女
一適庠生孔尚明志清娶魯氏蚤世 濟 娶王氏志洞娶
王氏繼凌氏即太孺人姪女 敏 娶宋氏孫男五 森 庠生

娶金氏屢本娶朱氏屢和娶范氏天柱娶徐氏士林娶
王氏蚤世孫女五一適章御史守誠孫敏修一適潞庄
王欽宣一適王穀韋庚戌進士一適俞孝廉邁生孫忠
嘉美驤曾孫女五元孫男二塈填先考萬曆間自北雍
歸即杜門課子若孫遇祭祀雖年高不能拜起必執杖
與列表叔韻進士勳以主試被劾籍沒因與同徙薄產
若干畝并高曾祭產俱累及焉先考慨然曰吾田可失
祀田不可失出膳田以補之至今烝嘗無缺有所白宗
人莫不遵雖老而杖鄉貴而科第者亦不敢以雁行相

頡頏從祖璞完公及念塋劉公鴻寶倪公倡道東南先
君與講席有真寔無妄之目嗚仲叔為題曰十傳嫡長
尊儕輩五代曾玄遠膝前皆寔録也生平于經史傳集
無不該覽喜圍棋於國手争一二子雖疾不少置既不
甲兒尚幼汝等宜善視之明日更盡正襟危坐命諸孫
少息怡然而逝訃聞遠近嘆息先君生萬曆戊子九月
廿八日戌時卒康熙壬子八月廿一日亥時先妣生萬
曆庚寅四月十五日卒順治己亥十月十三日未時卜

于十二月初七日奉柩合塟于會稽白蓮嶼先妣兆次
蓋先君所自擇也嗚呼痛哉濟等既不能邀升斗以禄
養復不能捐餘生以代死大懼先德弗白于世謹狀其
行業之大概伏祈　名公巨卿俯鑒微忱賜以華衮先
君死且不朽不孝等亦死且不朽矣

孤哀子濟志泗謹述

苓野堂寶藏

故印家詩
考野堂寶藏